

『没有爱就没有教育』

李昱坤

前不久去世的“画坛鬼才”黄永玉,曾为孩子们编绘了一本独一无二的《给孩子的动物寓言》。书中,黄永玉以一幅画作配一句短语、一篇短文的形式,创作了138则与动物有关的寓言,用生动活泼的形象或幽默逗趣,或意味深长,揭示了一些严肃深刻的哲理。在书的序言里,黄永玉说:“动物比人好,动物不打孩子,人常常打孩子。”以此对不当的教育孩子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。

年轻时的黄永玉是不折不扣的孩子王,从不打孩子的他,故事讲得很好,唱歌也是一流,住一个大院的孩子们最开心的事情,大概就是跟着他一起去动物园,像群土匪一样到处跑,到处野,但孩子们却跟他学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。

在我们的周围,以教育之名打孩子仍时有发生。这自然与一种传统的理念有关,故而也总能听到打了孩子的家长说,这是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。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曾言:“教育应该是快乐的。当一个孩子处于不快乐的情绪中时,他的智力和潜能就会大大降低,呵斥和指责不会带来好的结果。”

其实,对于常常打孩子的家长而言,首先是自己的心态和观念有问题——应正确面对,积极进行心理调节。最重要的,经常打孩子会给孩子在心理上带来两个后果:首先,这会导致孩子自我否定,觉得自己不够好,做什么也不对,从而形成自卑心理,总唯唯诺诺,胆小怕事,做事不主动,生怕因错被批评、被责骂;其次,一些孩子在被打的过程中,逐渐变得叛逆,不听话,产生对抗,容易情绪化、冲动,乃至产生暴力倾向。

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:“爱是教育的基础,没有爱就没有教育。”高尔基也说:“谁爱孩子,孩子就爱谁。只有爱孩子的人,他才可以教育学生。”所以,打孩子绝不是好的教育方法,不要再轻信“打是亲,骂是爱”那一套了。教育孩子时应多用语言和孩子交流,用积极的方式与孩子互动。多包容和理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。

我们应该像黄永玉老人那样,用充满爱的、让孩子快乐的方法来教育孩子,让孩子从小养成好的思想品质和性格,以此才能使之将来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、享受人生。



妈妈做的枣泥月饼

彩虹

农历八月十五,是我

国传统的中秋节。每当

此时,我常想起母亲做的

枣泥月饼。

小时候,物质条件匮乏,

但每逢中秋,母亲总会

给我们做枣泥月饼。

母亲先把红枣洗净,

对半切开,剔除枣核,把

枣肉切碎,在蒸

屉上摊平一块湿布,把

枣肉铺在上面,蒸30分

钟。然后,将之晾凉,剥

成枣泥馅就做好了。然

后,母亲把枣泥馅

分成大小相同的等份,一

包入事先准备好的月饼

皮中,包好,上锅大火蒸

15分钟左右。蒸好的月

饼蓬松、甘甜。母亲用

最简单的食材,做出了可

口的月饼。

当我还没尝鲜,母亲就

拿出几块月饼让我给

点”放上一桶酸梅汤或菊花茶之类的饮用水,供人舀取,解暑降温;分田到户以后,各家自筹,条件改善了,人们还把开水瓶、碗筷,以及瓜果、泡面等食物带至田头。

我不是农民,但母亲是农民。作为农民的儿子,我体会过“双抢”的艰辛。“双抢”是种田人与季节的比拼,也是与自身毅力、意志的一场激烈博弈。

如今,限于人力,不少水稻产地已改种一季了。即使有地方一年仍然栽种两季、三季,也大多已采用机械,乃至智能作业了。几年前的“双抢”时节,我的老家已不见忙碌景象,田野里上一季留下的“秧生稻”已长约尺许,昔日的“双抢”了无痕迹。

“双抢”在岁月的变迁中消失了,留下的只有回忆,就像日子里的苦辣酸甜。置身乡野,我眼前影影绰绰:“双抢”时最惬意的一刻,是在起早贪黑、腰酸背疼的间歇时段,于一棵浓荫匝地、微风习习的大树下短暂小憩;最舒心的时候,是从已栽种完毕的田边,回望一片新绿,禾苗摇曳……

多把晚饭做好:锅里是红薯稀饭,灶洞里埋着烤红薯,桌子上摆

放着洗干净的生红薯,丰收了,红薯得要花样百出地吃。

人勤,地就能生万物,从

育薯苗,到插薯藤,再到锄草、施肥、翻藤、松垄,父亲

带着我一路照顾打理着红薯,

才有了秋收时的忙碌,累并快乐的忙碌。

百草园

朱森林

大悲时不发言,大怒时不

争辩,大喜时不

许诺。

传递了对大众阶层的人文关

怀,同时也更“接地气儿”,为

人们所乐道。

窃以为,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,

所谓的“接地气儿”就是要广

泛接触基层生活,与广大人民群众

打成一片,了解普通老百姓的语言和行为习惯,在文艺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理想、愿望和追求。所以,我们要踏踏实实地深入人民群众之中,努力去想他们之所想,急他们之所急。只有做到这些,那才是名副其实的“接地气儿”。

星期文库

创根儿较真儿之三

煎熬,漫无边际。

相对而言,“抢收”环节中的“捆谷”则稍微快捷些。凌晨割倒的稻穗暴晒了几个钟头,到傍晚时已干燥、蓬松,正适合捆扎上岸,挑到打谷场。这件事延迟不得,不然的话,若碰上一场雷阵雨,摊在田里的稻穗被淋了个透,日后打出的谷子难免发霉。

“捆谷”时,把满满的一团稻穗揽在胸前,好像怀抱一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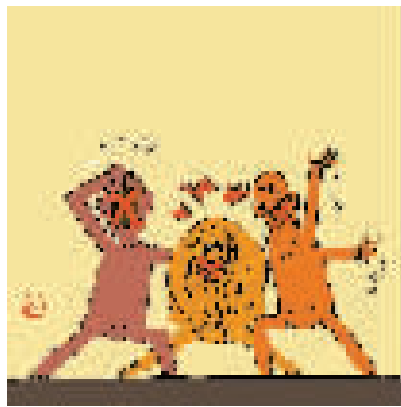
“火焰”,炽热非常。收拢稻穗,分散捆扎,走动中,陷在田里的双脚被淤泥阻滞、拖累,挪步、转身都很吃力……一担百十来斤的草头上肩,穿过蜿蜒狭窄的田埂,往返于“捆谷”的稻田与打谷场之间,是一条洒满汗水的稻穗升华为稻谷的跋涉之路。

“双抢”中,天气热,劳动强度高、体能消耗大,人需适时补充能量。大集体的年代,各小队往往在每个“出工

红薯长在一条条垄地里,中秋后便开挖了,过去乡下无

农机作业,全靠人工挖。那时,每天放学后,我都要去垄地里挖红薯。

垄地里的红薯,实在是太多了,一锄头下去,能带出好几个红薯来。一垄垄地挖,一趟趟地挑,特别忙和累。不知不觉中,村口飘起了一缕缕炊烟,母亲已差不



十多个国家。大家都十分羡慕,他却不以为然,说:“你们哪里知道,常年在海上漂泊是什么滋味。人的双脚只有踩在大地上,心里才踏实!”

“地气”有时也指土地和山川赋予人与物的灵气。清代诗人李渔在他的《风筝误·遣试》中写道:“毕竟是伊家地气灵,产出惊人宝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,“接地气儿”这句老话还有更进一步的引申义,即深入基层群众,贴近百姓生活。以举办了四

十年的央视春晚为例,此前几年,编导们使出浑身解数,力求能为观众奉献高质量的荧屏盛宴,然而事倍功半,结果可谓不尽如人意;后来,他们吸收草根明星加盟,不仅

场。老家人善于计划,能让几样不同的活儿交替着进行,互不妨碍,相辅相成,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。

经受了白天的劳累,凌晨五更往往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。可这个时候你得一骨碌翻身起床,为啥?下田割稻。此时天气凉爽,田里的稻穗沉甸甸、饱满,紧紧挨挨,风雨不透,厚实得像一堵墙一样,正是弯腰挥镰的良

双抢

祁文斌

机。倘若延至天明,气温上升,人当然闷热难耐。而拂晓刚过,早起的割稻人割完稻子,收工回家,正好是早饭的当口。

“双抢”中最“漫长”的活儿得算“插秧”了,那是稻田捆完谷后,历经“三耕二耙一

秒”的整理再重新拉开的序幕。人,双脚踩进田里,烈日当头,泥水发烫,弯腰俯身,聚精会神,以退为进……那份难以言表的忍耐、坚持和

也没了……事实确实如此,红灯没了,车祸似乎近了。

不由得想起古时那些事儿。明太祖朱元璋曾问众大臣:“普天之下什么人最快活?”有说金榜题名快活,有说富甲天下快活。一位叫万

钢的大臣说:“畏法度者快活。”与之相反的例子是和珅,被抓进死牢后才晓得此理,“百年原是梦,廿载枉劳神。室暗难挨晓,墙高不见春”,无视法度的他只能在狱中写下“对月诗”。

在规则面前,有人视为壁垒,憎

恨之。有人给予漠视,凌驾之、践踏之。正如金

刚怒目,怒目不是为了“吓唬”,而是为了度化。在高压线前戛然而止,延续的将是无限的顺畅。红灯走了,绿灯

来了。至此,你才会拥有真正的自由与快乐。

它的本义就是地表的温度,泛指气温或气候。古人云:“地气秋仍湿,江风晚渐凉。”“南中地气暖,少妇莫愁寒。”

也有人把地上的潮湿之气称为地气。早年间,民间老百姓普遍认为,阴冷之处地气重,湿度也较大,不仅不宜存放东西,人也不可以在此久居。

众所周知,自然界只有当天地之气上下相接时,才会有春暖花开的蓬勃景象。譬如,我们到了海滨,会脱掉鞋袜赤脚走上沙滩,这样沐浴在阳光下,有心旷神怡的感觉。窃以为,这就是“接地气儿”。有一位海员朋友,曾随船远航到过四

我和朋友结伴骑车上班。刚才还彩霞满天,顷刻乌云密布,要下雨了。恰好前面红灯,我们停下,快速取出雨衣。身旁一个男生,则闯黄灯过了这个路口。这时,大雨如注。没料想,到了

下一个红灯,我们发现刚才那位“闯关者”并不喜悦。此刻的他,活脱脱一只落汤鸡,一边抖落浑身雨水一边粗口骂娘。

红灯,在常人眼里,总是障碍物。其实它能让我们规避风险,躲过一场自然的或人为的困境。我发现,如果将红灯划入旅途之中,将所有的停、等、观、望,都当作旅途风景,一路笑纳,将是一种收获。

还有一次,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发现红灯没了,正在窃喜,女儿却说黄灯绿灯

红灯与困境

梁沃

接地气儿

赵志明

上世纪末,天津老城区掀起了拆迁改造热潮。人们从平房杂院搬进新楼,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不过兴奋之余,也有一部分中老年人怅然若失。他们认为,人住进楼房以后离开地面,就不“接地气儿”了;因此有必要经常下楼,到公园和绿地去遛遛。

那么,何谓接地气儿?这个“接”字不难理解,它包含了连接、靠近、接触、享受等一系列内容。而说到“地气儿”,相对而言也不复杂。